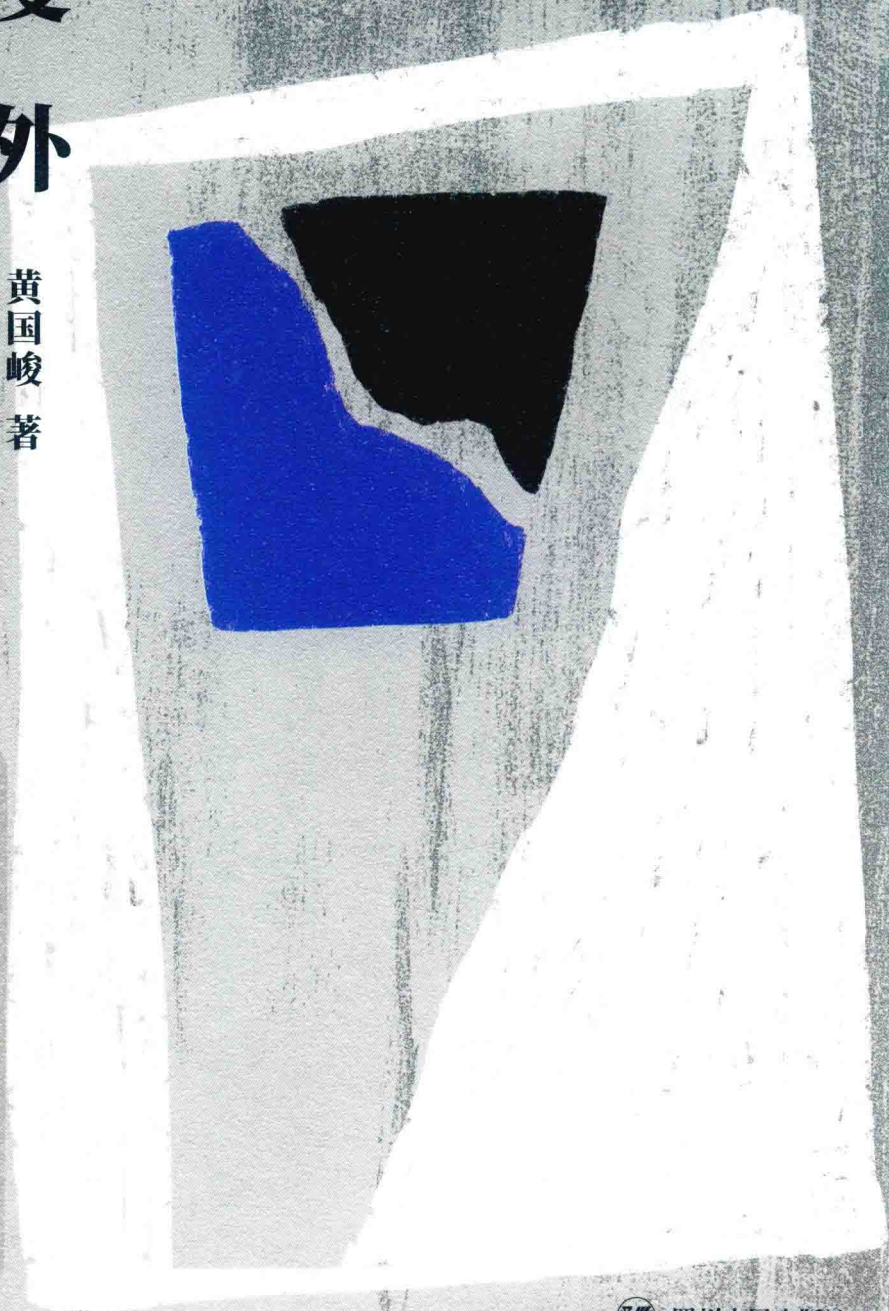


后浪出版公司

# 度外

黄国峻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后浪出版公司

# 度外

黄国峻 著

 四川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度外 / 黄国峻著. --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 
2018.12  
ISBN 978-7-220-11058-0

四川省版权局  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
图进字: 21-2018-368

I. ①度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2218 号

Copyright © 2000 黄国峻

本中文简体字版 Copyright © 2018 银杏树下 (北京)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
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独家出版

DUWAI

## 度外

黄国峻 著

选题策划  
出版统筹  
编辑统筹  
责任编辑  
特约编辑  
装帧制造  
营销推广

出版发行  
网 址  
E - mail  
印 刷  
成品尺寸  
印 张  
字 数  
版 次  
印 次  
书 号  
定 价

后浪出版公司

吴兴元  
梅天明  
王其进 熊 韵  
王介平  
墨白空间·张静涵  
ONEBOOK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  
<http://www.scpph.com>  
[scrmcbs@sina.com](mailto:scrmcbs@sina.com)  
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 
143mm × 210mm  
10.5  
136 千  
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 
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 
978-7-220-11058-0  
45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[copyright@hinabook.com](mailto:copyright@hinabook.com)  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# 序

骆以军

雅各的画作不能各别拆开来看待，任何一幅都缺乏一种解决完成的独立性，但是当我们留意到每幅之间的关联时，会赫然发现到期间的呼应与质疑。  
——《留白》

他们在那儿，他们远在他们所讨论的话语中，像是挤在一辆行驶中的火车上，那什么“制度层面”“势力整合”的字眼，成了火车车窗。一串串话语载着这群习惯于将自己交付给这辆列车的人，迅速前进，超越风景，玛迦目送这便捷的列车驶过，算了，很快又会有下一班的。——《留白》

某次听黄春明先生回忆国峻童年的一段往事，非常感慨且感动，他说国峻从小便敏感而害羞，却运气不好没遇到愿意柔软理解他的老师。小一时，有一次黄春明发现国峻写作业写到十一二点，原来是老师要他把每一个错字罚写二十行，而国峻一共要罚写九个错字一百八十行！黄春明第二天去找老师，说我觉得对一个小一学生来说，晚上九点上床睡觉比把每个错字写二十遍要重要。没想到这位老师是个气量狭小之人，冷冷回了一句：“那我没办法教你们小说家的孩子。”从此在班上冷淡疏离国峻，小二时黄春明便让国峻转学，但那时学期还未结束，有一天黄春明便对国峻说：“国峻，我们去环岛旅行好不好？”

于是，在那个年代（还没有高速公路），一对父子，公路电影般道路在眼前不断展开，父亲骑着野狼机车（里程走太远还要在路旁将机箱拆下清理灰渣），儿子紧紧抱着他。他们在客家村落看猪农帮母猪接生，像电影画面，我们似乎看见七岁的小国峻，睁着惊奇、黑白分明的大

眼，躲在父亲腰后，看一只一只晶亮湿漉裹着胎衣的小猪鬼，从母猪的后胯挨挤着掉出。或是他们在旗山看见遍野香蕉树叶如巨大神鸟集体扇扑翅翼，在台风中中魔狂舞，也因为遇到台风，他们骑机车顶着漫天银光的大雨，父子披着雨衣，折返北上。

那个画面让我感动不已。原本是被这个社会粗暴伤害的预言般的启始时刻，一个敏感的灵魂，却被父亲的魔术，转进公路电影的，对这个世界惊异且诗意的窗口打开。“国峻在那时看见了什么？”对于我像是一则关于小说——小说可能开启的观看，神秘眼球、魔术万花筒，或一个自给自足的孩童马戏团，这样一个隐喻：一个孩子，他正被这个世界（远大于他的暴力）伤害，这位父亲，守护他，为他展开一场公路电影，但这位如天使般晶莹的孩子，他看见的，在他眼球中所播放的，未必是所有大人想象的风景。“度外”，空间上它可能是在这一切画面、画面中的人儿、风景，这一切之外的，“眼球玻璃体的另一种弧光”；时间上，它可能是小说所能赠与的诸多

时间领悟之外的，另一种穿过这些小说时间的方式。

我最初读到黄国峻《留白》，当时心中想到的就是“法国新小说”，特别是罗伯-格里耶的名作《窥视者》《嫉妒》。那种在小说的叙事力量，已自觉、怀疑一班人阅读小说时的俯视“绝对权力”。某部分来说，这样的小说，可能将我们正阅读的小说视为一幅画。照亮这画面中场景里人物的光源，不再是读者如电影投影光束的“让故事跑动”。如同福柯在谈论委拉斯开兹《宫娥》时所举证，造成视觉的光源从这空间四面八方产生，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角色，他（她）观看这“同一景致但不同角度”的眼睛，若有深意的表情，使整幅画像一布满红外线光束的蜘蛛网阵，汹涌喧哗的视觉市集、视觉马戏团——即使从我们这样单一的角度看法，只是一幅关于“观看”的静物画。

所以“法国新小说”那些人，提出了小说的主角，是一屋子的客体物件，只是这每一件物件，透过这篇小

说叙事者的眼睛，它们不再是“纯洁”了，它们已是荧光般、沾着辐射尘已经“被动过手脚”了的餐桌、餐椅、墙上的挂画、橱柜、烛台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已带上了叙事者的感觉：怀念、嫉妒、窥察真相的侦探式观看、“我不在其中”的空洞与哀愁、“原该是我的空间却被另一人占据了”……种种。

“法国新小说”并没有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造成较大的影响——主要是他们对于小说中叙事者故事纵欲（或无节制力）的摘取，要穿过的哲学镜箱，抽象的几个翻转，难度颇大，和二十世纪的后半叶，从小说那攫取了“说故事者”神杖的，好莱坞为首的影视工业，乃至现今已蔓窜布展成另一种文明形态的网际网路，集体创作，故事已超出单一作者提出沉思、延搁、缓阻……之愿力，喷洒迸爆，成为一种朝大数据巨量“全人类都在疯故事”的菌藻式繁衍奔驰，形成了“演化的脱节”——更别提清末乃至二十世纪初，“文学改良刍议”才启动的现代华文书写实验。从十九世纪西方写实主义借鉴来的中文小说，



也许在上世纪八〇年受到拉美魔幻之晃动，似乎并没有再经历“小说意识”与“真实”之间较大的冲激和异质的“反书写”：或许这个民族这一百年来，光要说出人们所遭遇的，“不可思议的写实”，就已经占爆传输线路了。

这于我们此际阅读（已在二十年前离世的）黄国峻的小说，那说不出的陌生诗意，眼球（或是调度重组那些片段字句之讯息的大脑）被一种奇特的太空舱漂浮感向四面八方离散，一种以许早些年初读北岛、顾城，或年轻时的余华、格非小说的，一种“小说还没长成后来所是的庞然巨物”，最开始时刻对小说的“寂寞的游戏”，一种新生事物、如朝露未被蒸发前的，灵动、纯真。

金属餐具的表面，映像扭曲、破碎。——

### 《留白》

坐在牧师身旁的哈拿，她知道姐姐并没有不悦，只是累了。看那盘苹果，每片都切得不平均，有的还带着一丝外皮。她不是一向很会料理这些不必叮

哼的细节？——《留白》

困在窥看的视野中，她是藏不住心思的，没一会儿就泄漏情绪了。到底雅各在笑什么？好像有什么是自己从镜子里还看不到的。——《留白》

这样藏在行文中的细节，不胜枚举，我们难免想到过世后遗稿读见的《小团圆》《雷峰塔》，张爱玲即使在她中年之后，远离那个“原爆震央”，那个少女时间的自己，那从稀微时光流河中召唤的“感觉周边一切人们心思”的观察者，仍是痛苦困顿于自己数百倍异于常人的敏感，每个人的感觉她都接收得到，但她无能力左右这胶态梦境中所有大人们，像狙击手准心互瞄，那繁复错综的“塞满感觉之窒息”，因为她只是这画面里最孱弱的小女孩。那一切要等到很多很多年后，她才能重临伤害现场，细微索索、一笔一划重绘出“当时现场如何如何”。

《度外》这一批短篇，完成于二十六至二十八岁之间的黄国峻。我如今五十岁重读，仍震撼于那种“每一处

小裂缝都抑藏着像蒸气壶的喷气尖叫”，然而最后是一整幅静默的群像。那种细微心思无处不在，遍布整个空间，乃至瘫痪的神经质。

国峻的文学内在世界一直是个谜，可惜他没有给这个世界够长的时间，提供更多的，这些“洞穴中的壁画”“箱里的造景”，为何那么晶莹剔透？更多的解谜线索。我印象中曾读过某次他提及影响他较大的小说家，竟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。当时我便觉得这位小说家真怪。没有我这个世代虽人各有异但一定会被其潮浪浸泡的马尔克斯、昆德拉、卡尔维诺、博尔赫斯、三岛、川端，或张爱玲。因此他的作品即使放在当时他出现的，台湾九〇年代这些作家群（包括黄锦树、董启章、我、赖香吟、同样已逝的邱妙津、袁哲生）之中，仍是说不出的“无脉可寻”、“无根而璞”。一直要几年后，所谓“内向世代”（黄锦树语）的集大成者童伟格出现，有其小说及小说论的洞穴层岩之延展纵深，我们或才多少有一些更全景的小说壁画之领悟，略能领会国峻的小说，“啊，原来那时你在那里。”

他的父亲是台湾重要小说家黄春明先生，其作品可说是鲁迅一系的传人，然又如巴赫金之理想说故事者，深谙底层、民间、市井各种杂语的自由活跳，带着说故事最原始的“流浪汉传奇”活力，其作品《青番公的故事》《莎哟娜啦·再见》《锣》，多篇已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经典。但国峻的小说，完全跑到他父亲小说光谱的另一端。

譬如《归宁》这一篇，如果以现在流行的IP做法，可以简约成“一个叫安妮的新婚且怀孕女子，回娘家待了几天，和娘家人相处，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”。事实的确如此，以我们能追忆的中文小说，譬如张爱玲的《封锁》，或是沈从文的《静》，所谓“无事儿小说”，也许是一空景的素描，我们可以探寻这样的一篇素描，这些浮世绘中人物们淡眉淡眼，日常琐碎对话，摘去了重大戏剧性或事件，其实小说背后伏藏着某种“现代性经验”，也许是更大的灾难或惘惘的威胁在幕后正发生，张爱玲和沈从文都是此中高手。

但黄国峻的“故事解离”“空镜头”，连前二者那压至水面下，“藏起的鬼牌”，然终可以和大历史当时“小说中人物正活在怎样的乱世 / 虚假的楼台 / 眼前一切，下一瞬将被焚毁炸灭”的恐惧之预感，都不同，以疯子或精神病的当量计价，它只是一个初次怀孕的女人，内心的浮躁和浮想联翩（你非常难，近乎不可能做这样的联结：“这个人，就是被他所在的时代，或受创的国族，给搞疯的”我们在鲁迅、波拉尼奥、马尔克斯、卡夫卡、奈保尔、鲁西迪，甚至那些美国短篇小说，都能做这样的轨迹连接）。一种小规模纯净小说中的移形换位。

大多数人没有发疯，安妮边走边想。她知道有的女人之所以发疯，是因为遭到严重的伤害，可是什么伤害那么强烈？路上的车辆在安妮眼前疾驶，互不碰撞，太神奇了。也许，一个女人正在研究如何做天鹅泡芙的颈子，如何将糖霜施撒平均，她的思维变得细如纤丝，这时突然一件伤害生命的事降

临，这样的对比就可能显出伤害的强烈程度足以使她发疯；不过对于不必学做泡芙的人而言，他觉得被推倒在地根本不算强烈，至于算不算伤害，那就得看人的幽默感够不够了。——《归宁》

归宁，某种时光的租界。嫁出去的女儿，在那个清楚截断生命某一阶段形态，或身份的仪式之前，她是少女，女儿，这个家的女儿。但在那个仪式之后，她是“别人家的”，媳妇、妻子、母亲。但在“归宁”这短短几天，她又潜回原来所是的那个“自己本来理解当然在那其中”的空间，一种“犯规”“僭越”“被人世约定所取消的，却无声但任性的”挨蹭回女儿的老位置。那个重回不在场（我们想起品特的《重回故里》）形成这整个短篇，或这位怀孕女主角内在的“无人知晓的内在建筑正被飓风撕扯，将要分崩离析”的内在意识。

什么都没发生（以小说的戏剧性规模），但又发生了许多事（以小说的观测、视觉移动之尺标）。

我们试着从小说其中一段，以类似电影分镜的方式，看看这少妇安妮在“归宁”这段时光的再切分“小时光”里，遇到哪些事。

△午餐前，安妮去了一趟图书馆发泄。走到巷口，她看到几个老先生正在围观拆房子的工程。

△安妮想起了姑妈第一天所说的：“你要是再早几天来，还有火灾可以看。”

△（作者的旁白）因为这附近的房子都盖得很接近，所以失火的那家人不但没有得到同情，大家反而把他们当杀人未遂的凶手来看。围观房子被拆，也算是种泄消心头之恨的方法。虽然本来安妮也想看看工人们是怎么拆的，但是想着人家的感受，于是也就离开了。

△安妮在校区图书馆里。一些老先生独占着报纸。

△安妮经过了各门学科类别，来到图书馆最角落，就在休闲类的下方，她拿了三本书，坐下来阅读。

△安妮没读完一面她就愣住了。怎么自己所拿的书——有那么多更有意思的书——是生育须知、园艺大观

和美食百科呢？怎么自己竟和一群秃头的老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？他们打呵欠，抖动两脚，难道自己看起来也是这副模样？大略地翻看食谱，彩色的图片吸引了注意力。这是吃的东西？做得真美味的样子，可是她的丈夫说：吃是低等的感官。没错，所有的事实都在支持他那无法被攻击的论调，可是这本书竟企图把低等的享乐精致化。

△一整段关于安妮被甜点美食书的照片吸引着迷至其“精致微物之神”的描写：“……它们美得像是在教训、在嘲讽做和吃的双方。十颗做成天鹅形状的泡芙在糖浆上面浮游，这些泡芙有着细长的弯颈子、圆头，以及巧克力酱画上的眼睛，和背上如鹅绒般的糖霜、鲜奶油肿胀的身躯。这怎么吃？”

△外头一阵房屋倒塌的巨响，如雷鸣般传过来。是工人们所拆的那间烧黑的危楼。

△这声音将安妮从书本中揪出来。她的感想：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相比，但这些无比精致、雕镂，和房屋塌



倒的巨响相比，她才受到惊吓。

△一个人影站在身旁，安妮抬头，在图书馆遇见姑妈。

△安妮和姑妈一同离开图书馆，结伴回家。

△在途中市场外，两人见到路上一个疯妇。

△这里有一段安妮对“发疯的女人所受的伤害，或没发疯的女人，那些伤害是如何移形换位”的内心独白。

△安妮和姑妈回到母亲家，桌上有半包留给母亲的糖炒栗子（奇幻的是刚才路上疯妇大喊卖糖炒栗子，但其实她拿的是空篮子）姑妈向母亲说：“安妮是个体贴的孩子，话不多，挺懂得包涵人家。”母亲说：“那是你没见识过她生气。”姑妈说：“发脾气总比憋在心底让人放心，是吧？”

我就不用再引小说内文了，但有一句话，从这篇看去如细微水波，各种“面具后面的尖叫”，却如雷诺阿画作充满柔慈之光，静态风景画的粼粼描写中浮现：“胎